

百 家 园

肝病“用辛补之”新识

关于肝病的治疗,《素问·藏气法时论》提出了“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的法则。对于“用辛补之”的解释,多数医家认为木不宜曲,以伸为用,用辛味药调达肝气即为之补。如吴昆云:“顺其性者为之补……肝木性喜散,故辛为之补”。缪希雍说“扶苏条达,木之象也;升发开展,魂之用也,故其性欲散,辛以散之,解其束缚,是散即是补也”。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即“辛散”和“辛补”作为同一概念。余通过对《内经》和一些古籍的学习,认为这种解释有悖经旨。肝体阴而用阳,因此肝虚损证以阴血亏虚证多而肝阳不足证少。也决定了治疗肝虚证使用辛味药的一些独特配伍特点。以下分别论述之。

1 肝阴血虚,辛味药通津以润燥

肝虚证以肝阴血亏尤为多见,其临床表现为脏腑、经脉、目窍、爪甲失去濡养的证候,与肝失疏泄、气机郁滞在病理上和临床表现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多用辛味药以疏泄肝木,即《内经》所云“木郁达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对于前者来说,辛味药多无滋润润燥之功,且多有辛香走气伤阴之弊,与肝体阴而用阳的特点相矛盾,但仅以此即将“辛散”同辛补混为一谈则有失偏颇。关于对肝阴血虚损证“用辛以补之”的概念的理解当结合《内经》其它有关经文加以分析。《内经》明确指出“虚则补之”,故肝病“用辛补之”当指的是肝虚证的治疗法则。然而辛味药多香燥,虽具有条达肝气之功,却多不具有生津润燥之效,且辛味药多具有却阴之弊,这对于肝体阴用阳的生理特点不利,又何言肝阴血亏“用辛补之”?这需要与肾燥的治疗法则相联系去分析,肝藏血,肾藏精,精能生血,血能化精,肝肾同源。临床上治疗肝阴亏虚证多肝肾同治,滋水涵木,即经所云“虚则补其母”。《内经》对肾燥证提出了“以辛润之”的法则,并指出这是通过辛味药物“开腠理,通津液”的作用实现的。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说“腠理者,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也,为气血所处;理者,是皮肤、脏腑纹理者也”。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中云:“腠理者,谓气液出行之纹道也”。故腠理非后世所云之皮毛腠理,而是津液、气血运行的通道。因此,用辛味药治疗肾燥证主要是通过辛味药开腠理使气液宣通从而达到使燥证得以濡润。《儒门事亲》对辛味药的这种作用有精辟的总结:“《内经》所云以辛润之,盖辛能走气,能化液故也”。推而广之,也就不难理解辛味药为何可以治疗肝阴血不足之证了。肝病“用辛补之”主要是通过辛味药宣通腠理、散津输液作用促进肝之阴血输布,从而使肝阴血亏虚所造成各种燥证得以濡润。复习文献,可以看出古之名家在治疗肝阴血亏虚时,多在大队滋阴养血药物中加用少量辛味之品。如孙思邈《千金要方》两张补肝汤中均在滋养阴血的基础上用了细辛等味,其他如滑伯仁补肝汤(山茱萸、当归、五味子、山药、川芎、木瓜、熟地黄、白术、酸枣仁、羌活)之用羌活、川芎;《成方切用》之补肝丸(熟地黄、当

归、白术、川芎、羌活、防风)之用羌活、防风;《柳州医话》一贯煎(熟地黄、沙参、麦冬、当归、枸杞子、川楝子)之用川楝子等均充分体现了这种治疗法则,可谓肝病“用辛补之”的典范。

2 肝阳虚,辛味药温阳以散寒

肝阳虚一证,现代医家论述不多,然其在临床上客观存在。古代医家对肝阳虚虚损导致的虚寒证的论述散见于各种医籍,如《中藏经》、《备急千金要方·肝虚实》、《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太平圣惠方》均有记载。严用和论述尤为详细:“夫肝者,足厥阴经也……虚则生寒,寒则肋上坚满,时作寒热,腹满不食,悒悒不乐,如人将捕之,眼生黑花,视物不明,口苦头痛,关节不利,筋脉拘挛,喜悲恐怒,不得太息,脉沉细而滑者,皆虚寒之候也”。《普济方》汇集了宋以前治疗肝阳虚的方剂。后世医家如唐容川、张锡纯、秦伯未等均从不同的角度对肝阳虚进行了讨论。通过对历代文献对肝阳虚的论述和组方规律的分析,可以看出历代医家对于肝阳虚的治疗均是采用辛温之品温补肝阳。但由于肝体阴用阳的特点,历代医家每多采用养血滋肝药与温补肝阳药并进的方法以防辛温之品劫伤肝阴,如张仲景治疗厥阴虚寒、四肢不温之当归四逆汤用桂枝伍当归;治疗厥阴虚寒、寒疝腹痛之当归生姜羊肉汤用羊肉配生姜。又如孙思邈治疗肝阳虚选用当归、地黄与吴茱萸、细辛联用或用枸杞子与酒相配伍等。其后医家温补肝阳时每多选用辛润之品以避免损伤肝阴,药用生姜、吴茱萸、淫羊藿、艾叶、巴戟天、木瓜等。秦伯未认为:“这类药物除散肝寒外,还能增强肝用不足”,同时指出“温肝散寒,和血通脉,当以肉桂为主”,盖肉桂“入血分能助长生气”。

辛甘化阳这一配伍理论在历代医家治疗肝阳虚的方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金匮要略》治疗肝胃虚寒噎膈痛、喜吐涎沫用人参配吴茱萸温肝降逆、益气和胃;《圣济总录》治疗肝阳虚之肝痞,症见肋下痞块、坚满、腹胀、不欲饮食,所用吴茱萸汤中以吴茱萸配白术温肝健脾、燥湿除满;《血证论》指出“肝经气虚,脏寒魄怯,精神耗散,桂甘龙牡汤”,方用辛温之桂枝温肝散寒,用质重之龙牡以镇静安神;《临证指南医案》对于中风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四肢不温、痿软无力或肢体纵缓不收,久治不效者每以肉苁蓉、巴戟天、沙苑子、虎骨、精羊肉胶等味温补肝阳,强筋健骨;《西溪书屋夜话》则云:“肝有寒,呕吐上气,宜温肝,肉桂、吴茱萸、蜀椒,如见中虚有寒加人参、干姜,即大建中汤法”,亦是辛甘合用;《医学衷中参西录》提出虚寒胃痛,久治不愈,用温补不能获功者当考虑肝阳不振,用桂枝配黄芪温肝益气等均值得效法。诸多医家的经验充分说明辛味药物在治疗肝阳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值得总结和继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辛味药在肝虚证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辛补之”当为肝虚证的治疗法则,与“用辛以散之”不可混为一谈,窥管之见,望明哲正之。

湖南中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410005) 毛以林